



制图:朱海波

写在冬至里的回忆

晏烈春 (横岗)

许多地方有“冬至大如年”的说法,但在我的老家湖南安化,冬至并不是什么特别的日子。因此,我对老家的冬至并没有留下什么深刻的记忆。倒是在东北当兵时,那年的冬至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回忆。

那是我入伍的第三年,当时,我已从下面连队调到营部当文书。我们营有四个连队、一个哨所。连队与哨所皆在远离城市与村庄,靠近边境线的大山深处。如果说连队的条件艰苦,那哨所的条件就更艰苦了。哨所不仅在大山之上,而且冬天风大雪大,特别寒冷。到哨所的路还坎坷不平。

由于交通不便,每到冬天,下面连队都是一个星期才来一次营部所在的小镇上采购食品。连队虽然自己种有土豆、白菜,但大米面粉,油盐酱醋,鸡鱼牛肉都是从外面买。哨所由于没有配车,所以士兵的食物都是连队的司机开吉普车送上去。

冬至,在北方要吃饺子。我们部队也不例外。因此,每到冬至来之前,连队的士

兵都要来小镇上采购一次。就在那年冬至的前一天,已是千里冰封的东北又下起了大雪。十连的连长打电话给营长,说大雪封山,车子上不去,给哨所送食品的士兵又返回来了。我知道连长说的是实情,外面在大雪纷飞。但营长却对连长的话很不满意,他拿着话筒大声对连长说:“山上的战士等着你们呢,车子上不去,你们今天就是走路也得给我送上去。明天就是冬至了,你得让山上的战士们也吃上饺子,知道不?”连长听到营长那么说,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,就叫司机开车,自己带两名战士顶着风雪给哨所的士兵送食品去了。

我后来听司机说,为了让哨所的士兵吃上饺子,连长与他,还有两名战士每人用肩扛着食品,踏着没膝深的积雪,花了4个多小时才走到哨所。虽然是零下十几度的天气,但他们4人里面的衣服被汗水湿透了。

经过这事,让我深刻地感受到部队这个大家庭的温暖。

三十年前的那场大雪,至今还纷纷扬扬飘洒在我童年的天空。

当时离冬至还有好几天呢,我就在心底盼望,因为大人说了,到冬至那天,我们就可以去二姑家走亲戚了。二姑前段时间又生了个儿子。大人们热火朝天地做着走亲戚前的各项准备:炸油条,买红糖鸡蛋,把家里养的几只老母鸡拿笼子装好……到时好风光光走亲戚去。

到了冬至那天,我早早地起床,看见院子里白茫茫一片,下雪了,光秃秃的树枝上和瓦檐下悬挂着长长的冰凌。天冷,也不会影响我们出远门的心情。从我们家到二姑家,要翻过一座山,然后沿着山谷走大概十几里地,就到了二姑的村庄。

跟随着大人们一起出发,叔叔伯伯轮

换着挑装东西的担子,我们一群孩子则嘻嘻哈哈地行进在山路上,积雪很厚,我们只好深一脚浅一脚的迈步,如果谁一不小心踩到旁边的沟里面,一个大窟窿就出现了。旁边的人眼疾手快赶紧拉上来,引起人群中一场哄笑。等我们赶紧赶到二姑家时,身上都冒了热汗。

二姑说我们路上都辛苦了,赶紧倒点热水擦手洗脸,顺便让人去厨房给我们煮锅面条。当我闻着香喷喷的肉汤下的手工挂面,肚子也开始咕咕叫起来。于是三下五除二,一碗面条连汤带水的全部吃完。

记忆中,我再也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面条了。如今,又到冬至,让我不禁回想起童年的那场大雪,还有那一碗肉汤面条的美味。

那碗肉汤面

杨俊伟 (园山)

恋上这座城

浅语 (龙岗)

对于“冬至”,有“二十四节气的起始,年终游子的归宿”一说。

记得小时候,在老家农村,没有过“冬至”一说,但有“过冬”这一说法。“冬至”这一天,乡亲们奔走相告:“过冬了,过冬了。”家家户户灶里柴火旺,准备包水饺了……

不经意时,时光已然飘过,又是一年冬至了。而我这个游子,依然奋力在深圳扎根。迫于时间、地域的限制,于是乎,15年来我都在异乡过冬至,虽然无法回家,但每一次心中充溢的都是暖暖的情。

其实,第一次听说过“冬至”,是我刚到深圳时,那年,我23岁,当看到周围人们都在喜气洋洋地互相转告着“冬至了,吃饺子”,有如过年一般热闹时,我便有些惊讶,惊讶于这一省之隔的粤南地区对

“冬至”的如此重视,更惊讶于人们互相间传递的暖暖的温情。这温情流转于认识的或不认识的人之间,毫无阻碍。

对某些人来说,恋上一座城,或许是因为一段情,一个人,而我却仅仅只因这一个温情的“冬至”。每年的这一天,我都可以从学校食堂打到一碗可口的汤圆或水饺,回到宿舍再轻轻分给妻子、孩子吃。小小方桌周围,满满的是芝麻清香,是浓浓的爱……

“来了都是深圳人”。如今,妻子、孩子都已入了深圳户籍,我们这一小家的生活也是越来越好。我们在感受着深圳给予的无限温暖时,也在默默数着接父母来深圳过“冬至”的那一天。

但愿大家亲人都安在。往生,我只愿岁月静好。

相约慢生活

杨美春 (横岗)

就在我百无聊赖的时候,突然接到老公的电话:“老婆,你们确定什么时候放假没?我要去给你母女抢卧铺,确保你们回家过年无忧!”完全是当家作主的架势。

明明刚刚还在数落我的坏脾气,起因是女儿赖床,我凶了女儿。

女儿遗传了我倔强的性格,竟以不吃饭相挟。看来想挑战耐饿力,不吃,拉倒!她悻悻走出房门,我速度关上门并反锁,不准备让她进来了,不相信还治不了她了。

接下来我一个人无滋无味吃着饭菜,看到桌上刚给她盛上的那一碗饭,等会就要倒进垃圾桶,真是五味杂陈。不多久,我竟鬼使神差地去开房门,环视几圈,门外已没了人影,女儿真的走了。

突然敲门声传来。门外站着两个人,一个是女儿,一个是女儿的小伙伴。女儿的脸上已无泪痕,还笑盈盈的。我不计前嫌,招呼她过来吃饭。饭已凉,我放进锅加热后再盛给她。女儿端着饭,边吃边得意地说:妈妈,我刚才看你出门找我了,我那时正躲在转角楼梯里,你看不见我,我看你进门后,我才下去玩了。怎么像在听泰戈尔的《金色花》:“孩子,你在哪里呀?我暗暗地在那里匿笑,却一声儿不响。我要悄悄地开放花瓣儿,看着你会嗅到这花香,却不知道这香气是从我身上来的。”

原来她脸上消失无痕的泪,是来自她知道我寻过她后的满足。气被爱抵消了,我的傻孩子呀。

写完上面的文字,手机传来一条短信:周倩茹同学,祝贺你获得第二届深圳市青少年文学创作大赛奖,颁奖典礼定于12月22日上午10时在宝安西乡海湾中学阶梯教室举行,请你准时出席。周倩茹,我的学生,一个一直坚持写作的孩子。

接着电话又响起,是老公打来的。“我这周五回来,给我备好饭菜哈!”“不是说下周才回来吗,怎么突然改变了?”“因为这周六是冬至呀,我要回来陪老婆和女儿,哈哈哈!”

原来婚姻不只是眼前的苟且,也有关爱和体贴。生活最奇妙的地方在于,我们很难看出当下某个时刻在自己一生中的意义,也不知道做了一件不起眼的小事以后会发生什么,而最终的结果之所以叫惊喜,就是在于它处于意料之外,又在情理之中。

好吧,我们相约周六——冬至慢生活。

